

> 闲话

我的昆明旅居实录

□ 文苑

有朋友问:“怎么回来几天这么快又回去了?”

我答:“因为昆明已然是心安之处了。”

去年七月初,我和先生从广东惠州来到昆明。原计划是避暑三个月,没想到,这一住,竟找到了心心念念旅居生活的完美样本。

一、从“纠结”到“心安”:跨越心里的那道坎

和许多同龄人一样,决定出来旅居前,我心里也有过一番拉扯。家里还有能自理但需要关怀的老母亲,还有尚未成家、正在创业的儿子。我总想着,这样是不是太“自私”了?直到考虑清楚两个因素,我彻底释然。

第一,是儿子的态度。当他认真对我们说“你们安心在昆明住”时,我明白,这不是一句客套话。这意味着,我们的儿子已经真正独立,并且他用他的方式,在成全我们的晚年幸福。这份理解,比任何东西都珍贵。

第二,是想通了爱的不同方式。母亲,有大哥的陪伴,我非常安心。儿子,我们已在他创业初期倾力相助。如今,我们选择旅居,也是一种主动的“得体退出”。我们深知,儿子需要独立的空间去完全成长,不仅是为立业,更是为将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。我们的“不在场”,恰恰是为我们创造一片自我探索、自我构建的土壤,这或许是我们能给他的另一份沉甸甸

的礼物。

二、旅居不等于旅游,而是一种更智慧、更从容的活法

有朋友觉得,去外地旅居,既要另一半同心,又要经济宽裕。根据我这几个月的亲身体验,我想说:旅居,其实比很多人想象得要简单和实惠。

经济账:算一算,其实很清楚。撇开生活成本不谈,因为在哪儿住都是要开支的。对比惠州,昆明的物价,尤其是农副产品,大多更便宜。这里最主要的额外支出是房租。

在昆明主城区,一套配置完善的两室一厅,月租大抵1500元至1800元,如果租到城区周边,可以便宜好几百元,预算宽裕了安家会更显从容。

生活观:从“看风景”到“过日子”。旅游是去看风景,难免奔波,且好些风景大同小异。而旅居,是把日子沉下去。

我在这里,每天的生活和在惠州时并无二致:早上去菜市场感受四季时蔬的鲜灵,回家做饭,下午去拍照,或去小区打打球。不同的是,背景从熟悉的家换成了四季如春的昆明。

我不再急着跑景点,因为昆明深厚的人文历史,没个一年半载根本逛不完。甚至,我发现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变得无比细腻——连小区楼下公园的树叶,随着光线和季节的变化,都足够我饶有兴致地拍上一大段时间。

三、昆明给我们的惊喜

在这里,避暑只是初衷,留下的理由却越来越多。

气候与物产:夏天的凉爽与冬天的温暖自不必说,菜市场里琳琅满目又便宜的蔬果,是每天的小确幸。

深度与人文:我们开始探索景点之外的地方,去感受这座城市寻常街巷中的脉搏与烟火气。

心态的转变:我们不再是匆匆过客,而是像本地人一样,拥有了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”的从容。更重要的是,远在昆明,我们学会了用新的方式爱着家人:不打扰,是我们给予彼此最深的信任。

四、写在最后:给同样梦想旅居的朋友们

如果说对这段经历有什么心得,那便是:

旅居的钥匙,一半握在伴侣的共识里,另一半,则藏在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里。它不一定是高昂的消费,而更像是一次成本的平移——将原有的生活开支,置换到一片能滋养身心的天地。有时,它更是一种深远的家庭智慧,一种关于“放手”与“成长”的温柔实践。

最重要的不是“去哪里”,而是“怎么活”。当我们把异乡过成故乡,在买菜做饭的日常里找到诗意,在熟悉的节奏中安放身心,那么,处处皆可吾乡。

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份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豁达,在人生的金秋时节,活出最自在、最丰盈的模样。

> 美食

冬日烤肉香

□ 李光乾

一直以为吃烤肉是城里人的专利,想不到如今乡下人也可四平八稳地坐在家吃烤肉。但本文说的“烤肉”不是用烤炉烘烤的肉,也不是街头小贩在火盆上烤的肉串,而是用栗炭火边烤边吃的二指宽的肉片。这种肉只有在杀年猪时才能在农家吃一回,值得一提。

在乡下,杀年猪是仅次于建房、结婚、乔迁、参军、升学、满月酒的大事。乡下人都都重其事,家家都要办几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亲友。此时,那些嫁在外村的闺女一定要回娘家帮忙,她们走在乡间小道上,虽没有“左手一只鸡,右手一只鸭”,但已“背上背着个胖娃娃”。如今有的乡里人猪圈粮满仓,冰箱彩电汽车楼房应有尽有。他们对别的也不稀奇,唯一稀奇的就是闺女背上的胖娃娃。祖孙三代共享天伦之乐,这才是他们让闺女回娘家的目的呢。亲友们欢聚一堂,农家小院一片喜气洋洋,满耳都是锅碗瓢盆的叮当声。间或还有小孩扔出几个爆竹,“噼噼啪啪”一阵脆响,春节还未到,但春节的气氛已是浓浓的。

烧一盆烈焰熊熊的栗炭火,七

八个人围坐在火盆旁,将切好的肉片抹上香油放在烤扇上。顿时便冒出缕缕油烟和阵阵芳香,一会儿,一片黄灿灿的烤肉就呈现在眼前。然后抹点盐,撒上一点烧烤辣椒面,就可大快朵颐。这种烤肉芳香四溢,滋味醇厚,比饭店里的炒肉还可口,不只小孩爱吃,大人也爱吃,难怪人们坐在火盆旁就不想离开。有的人家单是烤肉就要吃几十斤,啤酒、饮料要喝十多件。七八个火盆摆在庭院里,几十双筷子上下飞舞,几十张口啧啧有声,颇有梁山好汉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的豪情,场面比吃火锅还壮观热闹呢。

吃烤肉的乐趣有三点:一是手口并用,自得其乐。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,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深入骨髓,向来推崇和睦相处,诚信友爱,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。这是解决矛盾纠纷,构建和谐社会正确方法,值得提倡。但吃烤肉时,无论“君子”,还是“小人”,都要动口又动手。人们边烤边吃,手口各司其职,其乐无穷。二是吃肉聊天,无拘无束。杀年猪这天是亲朋好友的聚会,既在火盆旁,都是有缘人。大家

欢聚一堂,唠家常,谈生产,讲见闻,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。从俄乌战争,美对台军售,讲到福建舰正式入列……如今乡村多数人都有手机,就连摆摊卖菜的老太婆手机不离手,消息非常灵通。他们不只谈电视上的新闻,也谈街头见闻、打工经历、儿女婚姻。可谓“古今多少事,都在笑谈中”。三是荤素搭配,各取所需。火盆上烤的并非全是肉,还有臭豆腐、小瓜片、土豆片、红薯片,人们各取所需,皆大欢喜。

宋人陆游有诗曰:“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在故乡,冬末腊初正是杀年猪时,人们都以醇香清透的小锅酒招待亲友。饭桌上不仅有猪肉,还有干巴、鱼肉、鸡肉、鸭肉、粉蒸肉、油炸排骨等,待客的热忱丝毫不逊古人。家家户户喜气洋洋,酒肉飘香。此时正是北方冰天雪地之时,但故乡的田野里开遍黄灿灿的油菜花及白生生的蚕豆花,一片春光荡漾的景象。有的田里,早蚕豆已上市,麦子正抽穗灌浆。嗅着烤肉的芳香,看着眼前的美景,我能不能感叹南方春来早?

> 世相

车间暖炉

□ 郑显发

隆冬清晨,焊工陈守义推开车间大门时,天还没亮透。角落里那个锈迹斑斑的暖炉,是他三十年前从废料堆里翻出来修好的。炉盖上烤着三个红薯,甜香在空旷的车间里弥漫开来。

“师傅,这炉子都这么旧了,还不换新的?”学徒小李哈着气凑过来。

陈守义用铁钩拨了拨炉火:“旧东西有旧东西的好,懂温度。”他顿了顿,“焊花温度三千度,炉火八百度,人心温度多少,你可知道?”

暖炉盖上三个红薯的皮微微焦黄,渗出琥珀色的糖浆。

三个月过去,车间外的雪积了半尺厚。小李渐渐习惯在开工前坐在炉前,听师傅讲那些早已淘汰的焊接工艺。

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厂里接了个大活儿,十二个师傅三班倒,焊了整整一个月。”陈守义的眼睛里映着炉火,“最后验收那天,甲方代表用放大镜检查每一道焊缝——全优。”

他弯腰从炉边拿起一个旧搪瓷缸,杯身上“先进生产者”的字样已经斑驳。杯底积着一层褐色的茶垢,像年轮。

春节前最后一周,厂里突然接到紧急任务——一批出口设备需要返修焊缝。年轻焊工们面对特殊合金钢束手无策。

“让我试试。”陈守义站起身,走向那台他熟悉的旧焊机。

车间里安静下来,只有电流的嗡嗡声。他焊接时不戴自动变光面罩,依然用最老式的手持面罩,每点焊几下就抬起观察。焊花飞舞中,他的身影稳如磐石。

当一道完美的鱼鳞纹焊缝在钢板上延伸时,溅起的焊花落在雪地上,发出细密的嘶嘶声,像冬日私语。

返修完成时已近午夜。验收员用探伤仪检查后,难以置信:“全部合格,甚至优于原厂标准。”

众人欢呼,陈守义却默默回到暖炉边。炉火将熄,他添进最后几块煤,火光重新腾起时,照亮了他满头的白发。

“师傅,您怎么做到的?”小李蹲在他身边。

陈守义从炉灰里扒出最后一个红薯,掰开,热气腾腾。“焊活如做人,急不得。温度不够,焊不透;温度过了,钢材就伤了。”他递给小李一半,“炉火教我的。”

红薯瓤金黄绵软,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,模糊了两代焊工的脸。

退休前一天,陈守义像往常一样生起炉火。不同的是,他这次带来了工具,将暖炉内外彻底清洁,修补了漏缝,更换了炉算。

“师傅,这是……”

“炉子传给你了。”陈守义把铁钩放在小李手中,“记住,它烤得了红薯,也暖得了人心。”

他最后环视车间,目光掠过每一台机器、每一扇窗户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结霜的玻璃,在水泥地上投下菱形光斑。光斑正好落在暖炉边,炉身被照得发亮,那些锈迹仿佛成了时间的勋章。

交接班的铃声响起,陈守义拿起自己的工具箱,走向大门。走到门口时,他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小李正蹲在暖炉边,小心地放上三个红薯,位置和他三十年来的习惯一模一样。

车间外的雪开始融化,屋檐下滴落春天的第一滴水。炉火在角落里静静燃烧,将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,渐渐融为一体。